

花季·雨季海外系列

反叛十六七

[美国] 简·金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花季·雨季海外系列

反叛十六七

〔美国〕简·金 著
林 琍 译

我已消灭了十三个炸面圈、三片披萨和一小碗农家奶酪。

乔安是两份卤汁面条和两片蓝莓派。

安则是四片披萨、一个巧克力薄饼和四杯咖啡。

· 特里希从门与篱笆间的小缝中挤了出去，

接着是玛丽·匹克林。

我的心嘭嘭跳。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叛十六七 / (美) 简·金 (King, J.) 著; 林琨译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0.7

(花季雨季海外系列/旷昕主编)

ISBN 7-80654-249-3

I. 反… II. ①金… ②林… III. 少年文学-长篇小说-美国-当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3988 号

花季·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hp.com>

责任编辑 杨宏英 美术设计 王晓珊

责任技编 陈炯 责任校对 王暖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192mm 1/32 印张: 8.25

字数: 150 千 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13.00 元

图字: 19-2000-009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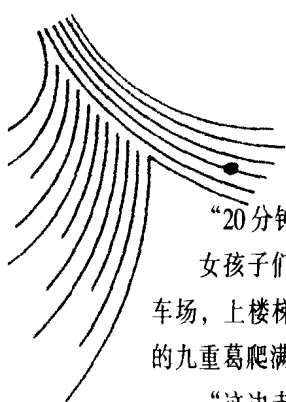
一 年 级

“起床了，起床了。”修女锲而不舍地叫着。

我弓起腿坐在床上，盯着膝盖，人还有点迷糊，懵懵懂懂地想着昨晚将牛仔裤放哪儿了，接着我便记起了这儿的新规定，不准穿牛仔裤，什么裤子也不行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打扮得“像个淑女”。我穿上粉绿相间的紧身衣，然后是配套的裹裙，最后是绿色的凉鞋。隐隐约约地，我听到大厅里有人议论，好像在说去自修厅拿课程表的事。

一会儿，一个苍白苗条的修女出现在过道里。





“20分钟后，所有的新生去自修厅集合。”

女孩子们穿着相似的花裙。我畏怯地夹在她们中间，穿过停车场，上楼梯，再走过一长串矮矮的西班牙庄园式的建筑。血红的九重葛爬满了白墙，连走道上都是。

“这边走，姑娘们。”长着浅色细雀斑的艾伦修女向我们示意。

紧跟在我身边的是詹妮弗。她有一头直垂腰际的黑色直发，金色发夹在阳光下隐隐闪烁。我突然有种感觉，或许周围的人和我一样惴惴不安。

“这边，这边，”苗条的修女伸开双臂，指挥着我们走过一条室外通道，穿过几扇玻璃门，进了一座时髦的混凝土建筑物。大厅有点像教堂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桌子。前方的墙是玻璃的，可以看见维护得很好的操场、绿色的草地以及上面错落有致的粗栎树。

我端正地坐在那儿，双手叠放在桌上，一个小鸟一样的修女拿着一叠白纸走了进来，每个一年级女生都有一张。我好奇地看了一下我的课程表。课程和中学一样：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。这些我能对付。西班牙语，我的心抽了一下，学校里别的女生毫无疑问占有优势，因为她们以前进的都是一流初中，肯定在那时就学过了，接着我注意到每个课程旁有个小小的“H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课表上有‘H’的是优异成绩课，”修女说，“如果你认为自己该在优等班却不在，请于今天会后或别的时间告诉我。”

认为自己该在而不在！可如果认为自己绝对不该在却在了呢？

“你们可以走了，散会。”

我们推推搡搡地涌出门，又回到了阳光下。想到将要和那些最出色的女孩竞争，我的头就直发晕。按母亲的说法，她们来自富有的家庭，受过良好教育，都曾周游世界。进的是最好的中学，有时还请家庭教师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突然我觉得脚下一滑，还没等我站稳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我仰面朝天地跌了下去。很快地，上面就围了一圈光滑可爱的脸蛋，都充满怜悯地看着我。天哪，如果我这般表现，怎么能成为她们中的一份子啊！

几天后，我还未完全从那一跌中恢复过来，但仍鼓起勇气去找艾伦修女。因为我很担心自己在中学时不知不觉形成的性格已根深蒂固，难以改变：我总是表现得像个傻瓜、小丑，常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再说，我不够聪明，不够富有，也不够漂亮。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在优等班。

“艾伦修女，”我在大厅中赶上她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艾伦修女，我想，出了一个大错：我的课都是优异成绩课，但我肯定自己并不够格。”







“让我看看，”她拿过那张我一直攥着研究的课程表。抬起头，她关心地问：“你去年语文、历史、数学三科的成绩如何？”

“都是 A，但那并不表示……”

她轻轻笑了一下，将课程表还给我。“试一下吧，如果几个月后你仍觉得不合适，我们再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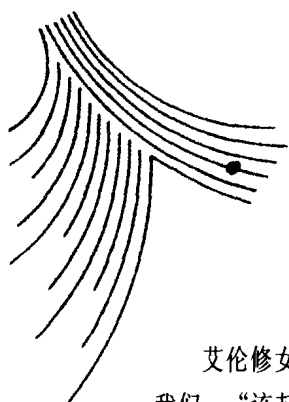
伴着黑色修女鞋的“嗒嗒”声，艾伦修女走了，留下我沮丧不堪。再过几个月？那时我一定是门门红灯，在这儿还怎么待啊。

詹妮弗从大厅那边走了过来。

我确实不配待在这儿，我必须十分用功才能应付这一切，才能不给爸妈丢脸。我曾听到他们谈到学校费用，非常昂贵。而就我们家来说，供房子都有些困难。妈妈总是说给 25 个房间供暖气太费钱。此外，园丁和女佣的工钱也令人头疼。想到这，我不禁大声喊了出来，“一切安顿好后，我会去附近住家找些洗衣房的活贴补家用。”

詹妮弗看着我。幸运的是我的话太不着边际，她一定认为自己听错了。





二

艾伦修女轻手轻脚地来到我们房间，一边拉帆布窗帘一边叫我们，“该起床了。”她声音轻柔，但很坚定，“琼，起来。”我以前不爱早起，但在这儿不到一个星期就适应了。当然，起床时我并没有鲤鱼打挺的劲头，但通常在修女来之前几分钟我就会醒。我会一动不动地躺着，等着和大家一齐起床。

进餐是件很新鲜的事。食物由穿着白色外套的男侍用小车推出来。他们年龄与我们差不多，但看上去和我们的兄弟有点不同。他们很乏味，并且更加不修边幅。他们将沉重的食盘轻轻地放在桌上，盘中盛着鸡蛋、熏肉和咖啡糕。糕点顶部有棕色的细碎配料，还有几丝美味的巧克力。

第一个星期结束了，对于本寝室外的同学我仍对不上号，所以当同桌的一个女孩对我说话时，我吓了一跳。“知道吗？乔安·弗罗利在节食。”她话语中有一丝恶意，这令我惊奇，同时我也不明白为何节食被当成新闻。我和表姐布鲁克夏天时讨论过这个话题。我猜所有的女人都节食，否则就甭想穿泳装。事实上当时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担心自己开始得太晚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在上语文课时，我听到一个黑鬈发、绿眼睛的女孩喊一个女孩为乔安，这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看了——

下，或许她就是那个节食的女孩。她留着长长的直发，戴眼镜，鼻子有点怪，皮肤不好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挺好看的。她的脸庞瘦削，朦胧的双眼很性感，睫毛又浓又黑。她慢慢转过头，直视着我。啊，一定是我盯着她看的时间太长了点。我脸上有点发烧，垂下了头。

没多久我便得知，她确实是乔安·弗罗利。除了语文课，上西班牙语、历史、代数和演讲课我们也在一班。在一起上那么多课，我对她的情况也就越来越了解了。她的的问题是：尽管已皮包骨头，她仍节食。乔安有5英尺8英寸，体重却只有85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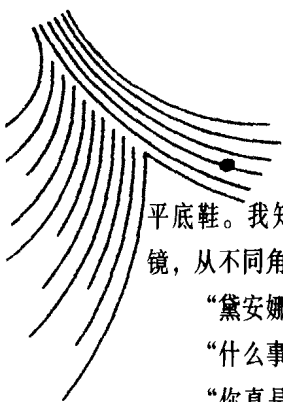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女孩认为，应该联合起来向修女汇报此事。或许艾伦修女能劝阻她节食。这个话题持续了一周左右。但随后问题就自己解决了——乔安节食的结果是增了15磅。

三

第二个星期的一天，我和别人一样7:30分起了床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注意到室友黛安娜·赫尔已穿戴整齐，正在镜边戴金耳环。黛安娜有着天使般的美貌，高高的额头，还有浅褐色的头发。她看上去很沉静，而就我所知，她也确实属于那类沉静的女孩。

我穿上镶有红色菱形格的海军蓝裙子，黑色长丝袜和蓝色的





平底鞋。我知道鞋子的蓝与裙子的蓝不一样，但当我借着柜门镜，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后，便认定这种颜色反差相当不错。

“黛安娜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温和地问。

“你真是安静的室友。”说完我又有点担心，或许我的话会冒犯她，尽管我并不想那样。

她笑了起来：“是吗？你可别指望会永远这样，我俩做室友的日子不会太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年中我们会调5次房。每次都会让我们填表，写出想同住的对象和不想同住的对象。听说最后室友多半属于后一类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……”我试图理解她话中的意思，可又想不出所以然。可能是惯例，那就顺其自然吧！“去吃饭吗？”

“待会儿，你先去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外面阳光灿烂，我看到乔安和安·德伦德在前面。她俩穿着花裙和肉色尼龙袜，也去吃早餐。

乔安回过头：“不会又是你吧。”她佯装难过地说。

乔安和我在一个班上语文。有一次讨论希腊神话时，我说赫拉是个可怕的女人。那次我是少有的大胆，语出惊人。我想从那时起她就喜欢我了，而现在我更加确定了这点。

“你说早餐会不会有炸面圈？”

“至少到今年底，我们每周六早餐都会有炸面圈，”安肯定地说，“比尔兹利家有个孩子在二年级走读，还有几个在初中。”

在加州，比尔兹利一家因有 21 个孩子而著名。他们有个面包房。很明显，安暗示的就是这点。孩子们的部分学费是用炸面圈代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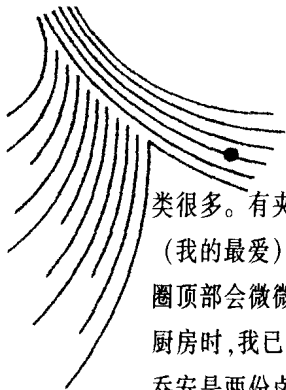
“太棒了，”我对炸面圈有种狂热的迷恋。在我家，吃炸面圈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只有节假日才可以，而且每人只有两个。而当我 10 点左右起床，睡眠惺忪地走入厨房，我的炸面圈总有一个会神秘失踪。

更妙的是周六、周日的早餐是自助餐。所有的食物都盛放在不锈钢器皿和玻璃架上，令我们大饱眼福。我以前只吃过一次自助餐，是布莱克威尔家带我去佩里男孩自助餐厅吃的，当时我就很喜欢。

我跟着她俩拿了个托盘，开始考虑该吃些什么。油炸鸡肉，土豆泥，装在不锈钢容器中的浮着豌豆的褐色肉汁，意大利重辣香肠披萨、甜瓜、农家鲜干酪、巧克力蛋糕、酸橙果冻、咖啡、茶，应有尽有。我在炸面圈前来回转悠，仔细地选了三个浇有糖汁的，同时因可以反复取食而心下狂喜。

我们 3 人的早餐到午餐时才结束。一直都有炸面圈供应。种





类很多。有夹波士顿奶油和香草冰淇淋的，有涂着棕色巧克力的（我的最爱），有家常普通型的，也有浇崧蓝和糖浆的（这种面圈顶部会微微放光）。下午2点，当疲倦的餐厅工人将食物拉回厨房时，我已消灭了13个炸面圈、3片披萨和一小碗农家奶酪。乔安是两份卤汁面条和两片蓝莓派。安则是4片披萨，一个巧克力薄饼和4杯咖啡。

“我有点不舒服。”事实上，那件有弹性的针织紧身裙已在肚子那儿鼓了起来。

“你不舒服？”安挺身站了起来，她的黑色眼睛闪闪放光，“我有办法帮你。走，我们回寝室。”

“我待会儿去找你们，”乔安说，“我要去图书馆。”

安兴冲冲地在前带路，我要小跑才能跟上她。我们从寝室后门进去，来到盥洗室。她偷偷摸摸地伸头看了看。

“很好，没人。”安是个大块头的友善女孩，脸方方的，非常坦率。她曾参加奥运会游泳选拔队，跟着一个里诺的教练练过，因而有宽宽的肩膀以及游泳运动员的强健身躯。

“好，看着，”她站在开阔处开始示范。她像洗漱时那样微微前倾，“将手指伸入喉咙，这样就会吐了。”

多棒的主意！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简单，但绝对有效。真棒，每个人都该学学。这就像是一个人不花钱，而银行户头却永远不减。吐过后，我觉得好多了，同时也开始喜欢安。

“大家都这么干。”她还在安慰我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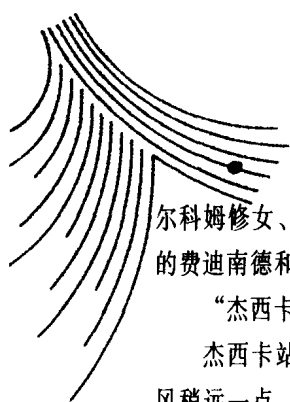
“嗯哼，”卡洛特修女清了清嗓子，想引起学生的注意。她站在那儿，身后刚好衬着玻璃墙外的那片绿地。修女假惺惺地笑了一下，使得原本就鼓鼓的脸颊更是皮肉紧绷，光滑的脸庞上，小蓝眼睛认真地盯着我们。我们静了下来。看起来她那黑白修女服下并没有真正的女性躯体，可能只是一具人体模板，就是裁缝店里那种。即便脱下衣服，也很难让人相信会真有乳房、乳头，或是肚脐。那儿很可能只是一片米色平面。我非常怕她，这一点千真万确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是本学年第一次行为举止会议。新生们该知道，每年你们有4张行为举止卡，会从四方面为你们的行为举止记分。现在请按次序领第一张卡。”她笑了一下，但并不让人觉得温暖。笑里不含感情，也没有什么幽默感，充其量不过是痛苦地将唇后拉，露出肮脏的小牙齿而已。

我的心开始呻吟。一个一个上去领，简直是浪费生命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该偷带些甘草糖，放在桌里慢慢地享用。

她身后一溜排站着修女。中间是汉伯特修女，两边是简·福克斯修女、克莱尔修女、有着浅色雀斑和淡睫毛的艾伦修女、马





尔科姆修女、简·费迪南德修女和吉恩修女。除了脸庞瘦削古板的费迪南德和艾伦修女，别人都太胖了一点。

“杰西卡·安德鲁斯。”

杰西卡站起身，走上讲台和卡洛特修女并排站着，但离麦克风稍远一点。卡洛特修女转过脸来，“表现很出色，杰西卡，你母亲会为你而自豪。”

杰西卡笑了。她的发式很俏皮，脸长长的，戴一副椭圆形的金丝边眼镜。她母亲是图书馆的一把手，外貌和杰西卡很像，只是更加严肃。

“谢谢，卡洛特修女。”由于离麦克风远了点，她的声音有点底气不足。

“特蕾莎·巴格尔。”

“一份出色的记录，特蕾莎，要保持。”

特蕾莎有礼貌地低头走回座位。

“卡伦·比尔斯。”

当卡伦咧着嘴走上去时，卡洛特修女早已皱起了眉头。

我没法理解卡伦在这样的场合还能咧着嘴笑，除非她总是心情不错。她站在卡洛特修女身旁，仍然笑个不停。卡洛特修女可没笑，她看上去就像是蓄势待发的毒蛇。

“卡伦？”

“是？”

“你是否不该来这个学校？”

卡伦看上去有点困惑。“不该来这个学校？”接下来我们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，“不是这样，我姐姐来了，所以……”

她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“你姐姐明白该怎么做一名卡塔利娜女校的学生。”卡洛特修女的讥讽变得明白无误。她将行为报告塞给卡伦，好像碰一下那张纸都会令她恶心。

“如果你能使自己行为合格就很不错了。”

我们都屏住了呼吸，卡伦回来时不再微笑。她的面容看上去挺陌生，因为我从没见过她不笑的样子。

“巴西娅·贝尔察。”

接下来是一些表现良好的学生。事实上新生的记录都很不错。由于对周围环境还不够熟悉，我们还无从制造任何麻烦。

“利萨·厄利希。”

对了，也有例外。据小道消息说，利萨有时会与男侍在餐厅阳台下约会。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。

“什么？与男侍约会？”听到这事时我挺吃惊，“哇，我可从未想过这么干。”我没想过和男侍约会，就像我没想过和床头柜或沙发约会一样。真是不得不佩服她。

我们一齐看着利萨走上前去，就像在看慢动作。她的每一个脚步都震彻天花板和周围的玻璃。我绝望地想：“修女们应该没





有发现这件事，要不然她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呀！”

“利萨？”

利萨闷闷不乐，可能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。

“回答我的问话。”命令简短干脆。

“是。”

“或许你能解释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修女。”

“卡洛特修女。”卡洛特修女纠正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卡洛特修女阁下。”

我们实在忍不住了，有些人咯咯笑出了声。卡洛特修女不再盯着利萨，怒火开始射向我们，但接着又转向利萨。她的目光越发凶险毒辣。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，大厅中死一般寂静。

“希望下次会有进步。”修女的话语掷地有声，让人有种不祥的感觉，就像是喷吐毒液的蝎子，虎视眈眈。利萨听懂了。她接过卡片回来坐下，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。

五

令人高兴的是，不久我便知道了哪些人属于一个小圈子。其实也很容易判断——她们总是闷闷不乐，衣着也最酷。比如说劳拉·费、利萨·厄利希和迪迪·罗森克蓝兹，啊，还有利萨·黑